

大保当 11 号汉画像石墓门柱图像辨正

贺西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系统发掘了陕北榆林地区神木县周围的 10 多座东汉后期的画像石墓，其中很多墓葬中的画像石上都保存着丰富艳丽的彩绘，尤其是 M11 左（东）、右（西）两门柱上的两幅画面特别引人注目（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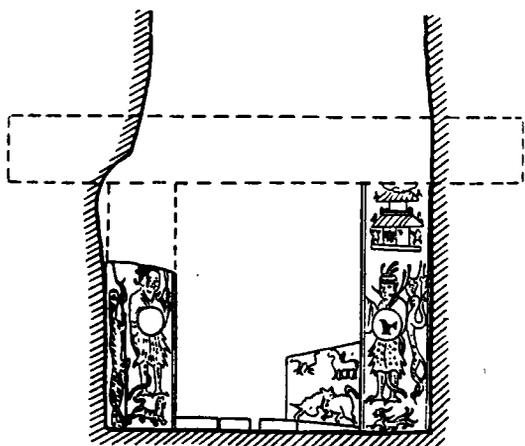


图 1 陕西神木大保当 M11 墓门

左门柱保存完整，高 116 厘米、宽 33.5 厘米。上段刻画一双层楼阁，屋沿上立朱雀，上层阁内有对坐的男女二人，下层迎面绘一朱雀门，楼侧还有两个羽人。中下段表现了一个长着鸟足和细长尾巴的神。神为男子形象，唇上留八字须，肩插羽毛，下着羽裙，头戴羽饰朱冠，身着朱衣，手中执矩，胸前置日轮，日中绘三足乌。神的脚下是一形体较小的青龙，神旁边是一直立持柴

戟的青龙。右门柱残高 69 厘米、宽 33 厘米，上段残缺部分图像可能与左门柱上段类似。现存中下段图像与左门柱图像对称，构图也完全一样，右边绘一长着鸟足、垂有细长尾巴的神。此神为女子形象，头绾双髻，肩报羽翼，下穿羽裙，一手执规，胸前置月轮，月内绘蟾蜍。神的趾下是一形体较小的白虎。画面左边为一直立状白虎，白虎三爪执柴戟，面向神。画面刻绘结合，造型简洁质朴，色彩艳丽和谐。

关于两门柱上神祇的考定，原报告及图录专论均排除了其为伏羲、女娲的可能性，进而推断左门柱上是东方句芒，右门柱上是西方蓐收^①。笔者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左门柱上的神恰是伏羲，右门柱上的神正为女娲。

两门柱上的神祇不为句芒、蓐收的主要理由在于：首先，该图像与文献中描述的句芒、蓐收形象不符。从早期文献记载看，句芒最主要的特征为人面鸟身，其身份是太皞之佐，神性兼东方神、春神、木神于一体，具有主生的功能^②。蓐收的主要特征有二，一为人面虎爪，一为豕首纵目，其身份是西方少皞之佐，神性兼西方神、秋神、金神于一体，具有主刑杀的功能^③。对照门柱图像与文献记载，可见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一、文献中记载的句芒为人面鸟身，但并未言其长有细长的尾巴，门柱画像石上的句芒虽羽裙、鸟趾，

但却垂着长长的细尾。二、文献中描述的蓐收为人面虎爪或猪首纵目，而门柱画像石上的形象则是羽裙、鸟趾。三、文献中所记载的句芒和蓐收均不为女性神，而门柱画像石上的两神则为一男一女。

其次，两门柱上的神祇形象与汉代墓葬绘画中出现的句芒、蓐收图像也相去甚远。被认为是句芒和蓐收的图像显见于两座汉代壁画墓中，一是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二是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金谷园新莽墓后室东壁南段壁眼处隔柱相对的两砖一绘人面鸟身神，一绘人面虎躯神。原报告考定两神分别为句芒和蓐收^④，其结论已被学界认同。另外，卜千秋墓墓门内上额（东壁）长方形空心砖上也有一面目清秀、长耳平伸、修颈硕体、羽翼华丽的人首鸟身神。与之相望的主室后壁（西壁）山墙上方中央则绘一鼓目大耳、膀肥腰圆、赤膊裸足的猪首人身神，笔者认为这两种亦分别为句芒和蓐收^⑤。大保当 M11 两门柱上的神祇形象与上述两座壁画墓中的句芒、蓐收图像显然存在较大差别。

排除了该墓两门柱上的神为句芒、蓐收外，再从其怀抱日月的形态、相互对应的位置及其手执规矩的样式看，两神当为调阴阳、法天地、化万物的主神。而在汉代的众神谱系中，能担当上述重任的神又能是哪两位呢？看来非伏羲、女娲二神莫属。首先，从两神与日月的结合、明确的男女特征及其所处位置看，两神当为阴、阳之主掌神。日为大阳之精，月为大阴之精^⑥，能与大阳和大阴之精相匹配的只能是阳帝伏羲和阴帝女娲。《帝王世纪》：“庖犧氏，……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⑦。《论衡·顺鼓篇》：“众阴之精，月也。方诸乡月，水自下来。……雨不霁，祭女娲，于礼何见？伏羲、女娲俱圣者也，舍伏

羲而祭女娲，《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议，其故何哉？……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佑也”^⑧。《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女娲，阴帝，佐虐戏治者也”^⑨。《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犧氏，风姓也，蛇身人首。……一号雄皇氏。”接着又说：“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犧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是为女皇”^⑩。上述文献记载不仅表明了伏羲、女娲与日、月的联系，同时还暗示出两神之间所特有的对应关系。有学者更明确地点出对汉代思想有重大影响的《淮南子》中多处提到的被冠以阴、阳之主的二神、二皇即指伏羲、女娲^⑪。

其次，两神手执规矩具有奠定乾坤、整饬秩序、规范法度的象征意义。进一步说，这种神当是宇宙、万物的化生者和社会、人文的开创者。在汉代，具备上述功能的主神无疑应首推伏羲、女娲。关于伏羲，《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⑫《拾遗记》还说：“春皇者，庖吸之别号。……礼仪文物，于兹始作。去巢穴之居，变茹腥之食，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埴，礼乐于是兴矣。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⑬。《汉书·魏相传》明确指出：“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⑭。女娲执规还是握矩虽未明示于文献，但其作为开天辟地、化育万物的人文始祖的地位自然与当与伏羲比肩。《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

下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鼈足以立四极”^⑥。《说文》：“媧，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⑦。另外《风俗通义》、《世本》等文献还提到其抁土造人、配置婚姻、制作笙簧的伟大业绩^⑧。

再就是，汉代一些文献，如《春秋运斗枢》、《春秋元命苞》均把伏羲、女娲置于三皇之中^⑨，另外《汉书·古今人表》更是开卷首列伏羲、女娲二神。由此可见，伏羲、女娲传说在汉代的影响力很大，两神的地位和威望都非常高。

如果说文献记载还不足以说明该墓两门柱上的神为伏羲和女娲的话，那么众多汉画像砖石、墓室壁画以及汉以后其它绘画中的图像则为我们认定这对神祇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一、汉画像砖石和墓室壁画中擎日、月或近日、月的人身龙（蛇）尾形象大多已被公认为伏羲、女娲二神。二、东汉武梁祠西壁第二层最右边刻有人首龙躯、相互交尾的两神，其中一神执规，一神握矩。画面左侧附榜题十六字：“伏戏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⑩。据此，学者普遍认

为汉画像砖石中大量手执规、矩或交尾或对应的人首龙躯形象即为伏羲、女娲。三、与大保当画像石墓两门柱上的神非常类似的怀抱日、月和手执规、矩的神祇图像在汉和汉以后的墓葬绘画和石窟壁画中尚可见到。如1972年山东临沂白庄东汉画像石墓中就出土这两块刻有类似神祇的画像石，其中一块的上部刻一人身龙尾、怀抱日轮、右手执规的男神，日轮中有三足乌和九尾狐。另一块的上部刻一人身龙尾、怀抱月轮、左手握矩的女神，月轮中有蟾蜍和玉兔^⑪。还有，1972年嘉峪关1号曹魏墓出土的两个棺木上也有胸前置日轮和月轮的神祇图像。两棺棺盖内面通体绘云纹，两端对应处分别朱绘人首龙躯并怀抱日、月的男、女二神^⑫（图2）。再就是，敦煌莫高窟285号西魏窟窟顶东坡摩尼宝珠两侧一侧绘人首龙躯，一手执矩一手拿墨斗，胸前置日轮的神祇，日中藏有金乌；另一侧绘人首龙躯，两手各举一规，胸前置月轮的神祇，月中含有蟾蜍^⑬。以上三例图像每例中的两神均被认定是伏羲和女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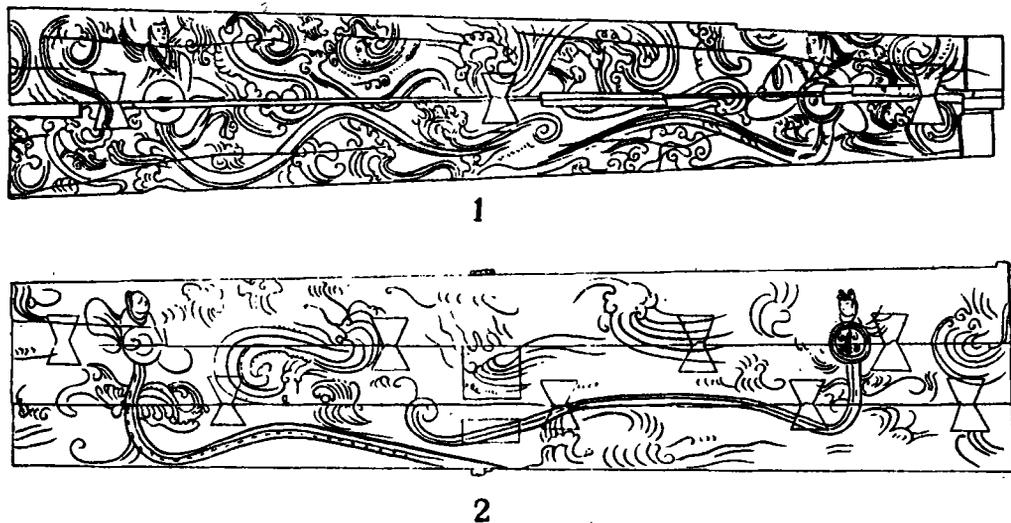


图2 伏羲、女娲 甘肃嘉峪关1号曹魏墓两棺盖内面漆面

总之,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综合分析、判断,神木大保当M11门柱上的神祇不应为句芒、蓐收,而是伏羲、女娲。具体而言,左门柱上的男神为伏羲,执矩抱日象征主阳,其下的青龙标识东方;右门柱上的女神应是女娲,执规怀月象征主阴,其下的白虎标识西方。左门柱上呈立姿、持荣戟的虎则为执卫门户、镇墓辟邪的神灵,众多汉镜铭亦云:“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爵(雀)玄武顺阴阳。”

(贺西林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注 释

-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7.9;韩伟、王炜林《浅议神木大保当新发现的汉画像石墓》载《陕西神木大保当汉彩绘画像石》重庆出版社2000年1月版。
- ②《墨子·明鬼下》:“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方正。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子赐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繁昌,子孙茂,毋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楚辞·远游》:“撰余辔而正策兮,吾将过乎句芒。”王逸注:“就少阳神于东方也。”《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暉,其神句芒。”郑玄注:“此苍精之君,木官之臣。……句芒,少暉氏之子,曰重,为木官。”《吕氏春秋·孟春》:“孟春之月,……其帝太暉,其神句芒。”高诱注:“名芒,少暉氏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淮南子天文训》:“东方,木也,其帝太暉,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
- ③《国语·晋语》云:“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觉,召史瞿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金正曰蓐收,……对曰:‘少暉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暉,其神蓐收。”郑玄注:“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蓐收,少暉氏之子,曰该,为金官。”《山海经

·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郭璞注:“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执钺。”《吕氏春秋·孟秋》:“孟秋之月,……其帝少暉,其神蓐收。”高诱注:“少暉氏裔子曰该,皆有金德,死托祀为金神。”《淮南子·天文训》:“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楚辞·大招》:“魂乎无西,西方流沙,洋洋只。豕首纵目,被发鬢只。长爪踞牙,谗笑狂只。”王逸注:“此盖蓐收神之状也。”

- ④洛阳博物馆《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载《文物参考资料丛刊》九,1985年。
- ⑤关于卜千秋墓前后两壁上神祇的定名学界尚存较大分歧,后壁猪头神有方相氏、封豨、雷雨神诸说;前壁人面鸟身神有王子乔、玄女、升仙之墓主像诸说。笔者从图像于墓内位置并结合文献分析,认为两神分别是蓐收和句芒。参见拙作《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的再检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6
- ⑥《说文》:“日,实也,大阳之精。”张衡《灵宪》:“日者,阳精之宗。”《说文》:“月,阙也,大阴之精。”
- ⑦《初学记》卷九 中华书局1962年1月版 第196页。
- ⑧《论衡》第154—156页 录于国学社整理《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
- ⑨高诱注《淮南子》卷六 第95页 录于国学社整理《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
- ⑩《太平御览》卷七十八 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 第364页。
- ⑪闻一多《伏羲考》载《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版 第14—15页;刘起鈇《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 第80页。
- ⑫《周易》第八 第55页 录于《汉魏古注十三经》中华书局1998年11月版
- ⑬《拾遗记》卷一 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 第1页。
- ⑭标点本《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第3139页。
- ⑮高诱注《淮南子》卷六 第95页 录于国学社整理《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
- ⑯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 第617页。
- ⑰《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义》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垆泥中,举以为人。”《路史·后纪二》罗莘注引《风俗通》曰:“女娲祠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错姻,行媒始此明矣。”《世本·作篇》:“女娲作笙簧。”
- ⑱《风俗通义·皇霸篇》引《春秋运斗枢》曰:“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文选·东都赋》李善注引《春秋元命苞》曰:“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
- ⑲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东美术出

版社 1995 年 9 月版。

②《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 18·画像石画像砖》图版 38、39 文字说明（蒋英炬、天文祺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

③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

《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版

④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文物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版；段文杰《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载《文物》1978. 12

（上接第 20 页）

基于此，我们认为 M_1 的时代当在西汉中期稍偏晚阶段。

M_2 的陶器组合为鼎、罐、壶、灶、钵。陶鼎同西安龙首原范南村西汉早期 M_2 、 M_{12} 、 M_{54} 等出土的陶鼎有诸多相似之处^④，钵形盖上凸起三乳，上彩绘三组涡云纹；陶壶同塔儿坡秦墓 AC I 式壶^⑤大体相似，明显带有早期的遗风。所以， M_2 的时代应比 M_1 要早一些，属西汉中期偏早阶段。

M_3 出土的釉陶罐、釉陶仓同咸阳织布厂汉墓所出的 III B 式罐、II 式仓^⑥及马泉镇陕西二针西汉空心砖墓出土的釉陶罐和仓相同；小罐同咸阳秦遗址汉墓所出的 IV 式罐相似^⑦，肩部均有一凸起的类似爻卦的符号，其时代当在西汉晚期。

2. 两座空心砖墓的特点

此次发掘的两座空心砖墓未被盗扰，保存完好，使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随葬器物的陈列位置及一些习惯做法：墓室前部左右两边放置木质车马明器，象征墓主人的车骑出行或代表车厩；后部陈放肉食和糜子类谷物，棺前放置漆木方盘、耳杯，似为祭奠而设，也可能象征宴饮；棺内随身葬有铜镜、带钩、耳勺等生前随身日用品。陶器以

素面为主，不见釉陶器；器物组合为（鼎）、罐、壶、灶。

M_1 的墓室共使用了六种型号的空心砖，修造讲究，形体高大，是单室平顶空心砖墓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完整的葬制和丰富的随葬品对关中空心砖汉墓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翔实、科学的新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执笔：刘卫鹏

绘图：王平武

拓印：魏冰

注 释

①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眉县常兴汉墓发掘报告》，《文博》1989 年 1 期。

②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二针织厂空心砖汉墓》，《文博》1999 年 3 期。

③《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 年。

④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⑤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 年。

⑥孙德润、贺雅宜：《咸阳织布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 年 4 期。

⑦咸阳秦都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 年 6 期。